

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研究

陈曼君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包含固有成分和来自普通话的非固有成分以及连用式。闽台四地区闽南方言对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选择和使用有差别且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原因既有自身的发展和相互影响也有外来的因素,而相互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从中体现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发展演变情况。另外,同为泉漳闽南方言的融合体,厦门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吸收的完全是泉州方言的成分,台湾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吸收的则主要是漳州方言的成分。总体上看,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发展得最为缓慢的是台湾,然后依次是厦门、漳州,而发展得最快的当属泉州。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有渐渐向普通话“最”靠拢的趋势。

[关键词] 闽台闽南方言; 相对程度副词; 最高级

[中图分类号] H 1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0) 01-0107-09

对程度副词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根据语义标准给现代汉语程度副词进行分类。王力是这方面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根据有无比较对象首先把程度副词分为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两大类。“凡有所比较者,叫做相对程度副词”,“无所比较,但泛言程度者,叫做绝对程度副词”^[1]。王力先生主张从语义角度根据有无比较对象将程度副词分为绝对程度副词和相对程度副词,这一分法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说明了它的合理所在。笔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程度副词所进行的比较理想的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同样也适用于闽南方言程度副词。至于对绝对程度副词、相对程度副词进行再分类,则分歧很大。由于程度副词是根据语义标准分出来的类,它涉及的是程度量的级差问题。关于程度量的级差方面,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因此在进行分类的时候常常会因人而异。根据闽台闽南方言的语言事实,笔者把闽台闽南方言相对程度副词的程度量级分为最高级、更高级、多量级、比较级和低级五小类。以下要探讨的是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

文中的“闽台闽南方言”涉及泉州、厦门、漳州和台湾四个地区 24 个闽南方言点,具体包括泉州的惠安县、鲤城区、晋江市、南安市、石狮市、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漳州的龙海市、芗城区、长泰县、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诏安县,台湾的台北市、桃园市、苗栗后龙镇(下称“后龙”)、彰化鹿港镇(下称“鹿港”)、台南市、高雄市、宜兰焦溪乡(下称“宜兰”)、澎湖马公市(下称“澎湖”),以及厦门市。笔者就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使用情况专程前往泉厦漳台四地上述 24 个闽南方言点进行实地调查。每个点的发音合作人基本都是 60 岁以上的当地土生土长的老人,年纪稍轻的至少也在 45 岁以上。因此,各地的语料均是笔者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一、闽台闽南方言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

普通话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有“最、最为、顶”等说法,表达的都是“最”义。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要讨论的是与“最”

[收稿日期] 2019-09-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13BYY048);第 48 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作者简介] 陈曼君(1969—),女,福建惠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义相对应的表达及其用法。下面先来看看它在闽台四个地区闽南方言的具体使用情况。

(一) 泉州

关于泉州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闽台地区闽南话程度副词研究》一个也没有涉及^[2],《泉州市方言志》只列出一个“最”字^[3],《闽南方言大词典》(修订本)列出“一、第一、上”几个^{[4] 164, 467, 589}。《泉州方言程度副词研究》的研究比较全面,列出了“上、一、最、第(一)”等几个^[5],不过也未能确切地指出究竟只是泉州市区的说法,还是包括泉州其他地方的说法。同时,笔者认为,其中的“第一”较有可能常常合音为[tei],记为[第一],省去“一”而变为“第”的说法不大可靠。那么,泉州各地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使用情况如何呢?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用法比较单一。或者只用“第一”,或者只用“最”,前者见于鲤城方言、永春方言,后者见于德化方言。例如:

(1) 鲤城: 迨几兮中, 伊第一有钱。(那几个人中, 他最有钱。)

(2) 永春: 因迨兮班, 伊[第一]矮。(在他那个班中, 他最矮。)

(3) 德化: 三兮人当中, 伊最悬。(三个人中, 他最高。)

鲤城区不管受访人是60几岁的还是40几岁的, 都一概只有“第一”一种说法。不过, 个别人由于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 近年来有时也会说“上盖”。永春受访者60多岁, 他一概用的是合音[第一]的说法。他说, 年龄比他小的人偶尔会用到“最”, 但是基本都用[第一]。德化受访者近50岁, 他表示: 他用的都是“最”, 其他人也用“[第一]”, 但很少用, 就是老年人也少用“[第一]”。

2. 有“第一”和“最”两种说法, 而以前者较为常用。这见于安溪方言。例如:

(4) 安溪: 三兮人当中, 伊即兮人[第一]/最𦵇。(三个人中, 他最高。)

3. 说法比较多样化, 但都以“第一”最为常见。这以惠安方言、南安方言为代表。惠安方言有“第一”“最”“最第一”“上”等四种说法。其中, “第一”常常合音为[第一],

“最”越来越常用, “上”在惠安县城不见有此用法, 在洛阳镇虽然有但相对用得比较少, “最第一”是强调时用的。在南安方言里, 强调时“第一”除了与“最”连用为“最第一”, 也与“上”连用为“上第一”。同鲤城方言一样, 南安方言近年开始出现“上盖”的说法。例如:

(5) 惠安: 因拽兄弟中, 伊第一/[第一]/最/最第一/上咸𦵇。(在他们这些兄弟中, 他最吝嗇。)

(6) 南安: 因怀人, 伊第一/上/最/最第一/上第一/上盖𦵇。(在他们那些人中, 他最大方。)

值得说明的是, 南安受访者指出: 以往都把最高级说为“第一”, 他小的时候未曾说过“上”。现在“上”的使用也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还是以“第一”的说法最为常见, “最”也不少见。“最第一”是从小时候一直说到现在。

4. 总体上有“第一”“最”“上”三种说法, 但是内部有差别。石狮方言属于这种情况。同样是六七十岁的受访者, 有的人“第一”用得最多, 其次是“最”, 第三是“上”。有的人“最”和“上”都用得多, 而且只认同这两种说法, 可是在实际的聊天中也用到“第一”。有的人则明确只有“上”和“最”两种说法, 没有“第一”的语感。例如:

(7) 石狮: a. 因三兮人内面, 伊考试考第一/最/上好。(在三个人中, 他考试考得最好。)

b. 在即割人中, 伊最/上/第一巧。(在这些人中, 他最聪明。)

c. 因怀三人中, 伊读上/最好。(他们三个人中, 他的书读得最好。)

5. 总体上有“上”“最”“第一”“最第一”四种说法, 但是内部有差别。晋江方言属于这种情况。在调查中, 晋江70多岁受访者上述四种说法中以“上”最为常见, “最第一”是强调时说的, 而50来岁受访者只有“上”和“最”两种说法且以“上”为常用:

(8) 晋江: a. 三兮人当中, 伊上/最/第一/最第一𦵇兮。(在三个人中, 她最漂亮。)

b. 即摆考试伊分数上/最悬(在这次考试中, 他的分数考得最高。)

(二) 厦门

关于厦门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普通話閩南方言词典》列出了“上、通”^[6];《廈門方言研究》列出“上、一、設汰”三个^[7];《閩南話與普通話》列出“(第)一、上”两个,认为“第一”的说法可以省略为“一”^[8];《閩台地區閩南話程度副詞研究》列出“上、一”两个^[2];《閩南方言大词典》(修订本)列出了“第、一、第一、上”几个,指出“第”是“第一”的简称^①,“第一”也常常省略为“一”^[4] 164,467,589。

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正宗厦门人很少把“上”“通”和“設汰”用为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厦门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用法比较单一,在厦门鼓浪屿土生土长、60多岁的庄先生只有“第一”一种用法,当然“第一”常常可以合音为“[第一]”,有的人也常常说为“一”:

(9) 厦门: 即几兮人,啊即股第一/[第一]/一贫憚兮。(在这几个人中,这个人最懒惰。)

从小在思明区长大的、后到非闽南语区工作、现又回到厦门养老的张先生夫妇最常见的说法是“第一、[第一]”,此外也说“最”“最第一”。他们还听别人说过“上”“上第一”,但是这两种说法他们在厦门土生土长的兄弟姐妹却从来不说。因此,可以判断“上”“上第一”不是厦门人的说法,而是外来人的说法。例如:

(10) 厦门: 即三兮人伊第一/[第一]/最/最第一厉害兮。(这三个人中,她最厉害。)

(三) 漳州

关于漳州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閩台地區閩南話程度副詞研究》也毫无涉及^[2],《閩南方言大词典》(修订本)列出了“第一、上”两个^[4] 164,467,《閩南話漳腔辭典》列出“盖上、上、上盖”三个^[9] 213,474。这两部辞书所列出的这些说法只笼统标为漳腔的说法,对漳州各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究竟有何异同,并没有作具体的说明。事实上,漳州地区闽南方言所使用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不但不

止于此,而且同中有异。共同之处在于,漳州地区七个县市区有六个都有“上”和“最”的说法,并且长泰只有这两种说法,而诏安一般只用“上”。例如:

(11) 长泰: 伊走上/最快。(他跑得最快。)

(12) 诏安: 即三股人当中,小王上劈。(在这三个人中,小王最聪明。)

诏安以外的其他六个县市区受访者都非常一致地表示“上”的用法最为古老,也最为常用。因此,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上”这一说法。当然,由于受普通话影响,有的受访者一开始说的是“最”字,等到笔者提醒有没有“上”的说法,才恍然想起,最终还是认为“上”平常说得多。一般而言,“最”字年轻人使用得比较多。除了长泰和诏安外,其他五个县市区还有一个共同的用法就是“第一”,芗城区甚至也说“最第一”“上第一”。与此同时,芗城区和龙海市都有“上盖”的说法,有加重语气的作用。然而在芗城区年轻人中,几乎都没有“第一”“最第一”“上第一”和“上盖”这些说法。在龙海方言,“上盖”也不多见。例如:

(13) 芗城: 他考了上/上盖/第一/最/最第一/上第一好。(他考得最好。)

(14) 龙海: 咱则齐股,你上/最/上盖/第一豪兮。(咱们这么多人中,你是最厉害的。)

(15) 平和: 因几股,伊上/最/第一水兮。(在她们几个人当中,她是最漂亮的。)

(16) 漳浦: 伊即摆考试分数上/最/第一悬。(他这次考试分数考得最高。)

(17) 云霄: 三股中,伊分数上/最/第一悬。(他们三个人中,他的分数考得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在漳浦比较少用,且其使用范围比较狭窄。据受访人称,像“他做官做得最大”在漳浦常常说为“他做官做上大”,此外也说为“他做官做最大”,就是不说为“他做官做第一大”。同时,在受访人看来,漳浦方言“最”也用得不多。云霄受访人则表示,在云霄,文化人主要说“最”,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说“上”,早期没有“第一”,年轻人

① 为了较为科学地反映“第一”的合音,下面把厦门方言“第一”的合音记为[第一]。

“第一”用得比较多。

(四) 台湾

关于台湾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闽台地区闽南话程度副词研究》只是笼统地列出“上、上盖”两个^[2];《台湾闽南语辞典》则笼统地列出了“上、界(盖)、上界(盖)、最”三个^[10]。那么台湾各地闽南方言这类程度副词的使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台湾各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对用词的选择还是有很强的一致性的,桃园、后龙、鹿港、高雄、宜兰、澎湖(漳州腔)等地闽南方言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上”和“上盖”,而且一般只用这两种说法。“上盖”是强调时才使用的。例如:

(18) 桃园: 三兮人中间, 小王上/上盖巧。
(三个人中, 小王最聪明。)

(19) 后龙: 因兄弟仔几兮, 伊上/上盖冻霜。(他们几个兄弟中, 他最吝啬。)

(20) 鹿港: 因兄弟仔当中, 伊上/上盖大方兮。(他们兄弟中, 他是最大方的。)

(21) 高雄: 即兮人上/上盖好兮。(这个人是最好的。)

(22) 宜兰: 在三人中, 小王上/上盖拍拼。
(三个人中, 小王最用功。)

(23) 澎湖漳州腔: 阮三兮人, 伊上/上盖水。(我们三个人中, 她最漂亮。)

与上述这六个地方相比, 台北和台南的说法就比较复杂了。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 台北还使用“最、第一、上第一”, 而台南的说法就更多了, “第一、盖、一倒、上第一、上盖第一、最、最第一”等多种说法并用。不过台南方言关于最高级的叠加, 不同人的表达习惯会有所不同。有的人用的是“上第一”“上盖第一”, 觉得这些叠加后的程度副词和“上盖”“上”的说法并无程度上的差别。有的人则还可以用“最第一”之类说法, 认为它和“上盖”一样可以起到加重语气的作用。而澎湖泉州腔除了“上、上盖”说法外, 也可以说为“第一”。总体上看, 台北、台南方言和澎湖泉州腔以“上、上盖”为常见。例如:

(24) 台北: 因遐兮人, 伊上/上盖/最/第一/上第一骨力。(他们那些人中, 他最勤劳。)

(25) 台南: 即几兮人中间, 伊上/上盖/第一/一倒/盖/上第一/上盖第一/最/最第一巧兮。
(这几个人中, 他是最聪明的。)

(26) 澎湖泉州腔: 因三兮人, 伊上/上盖/第一豪。(他们三个人中, 她最厉害。)

二、内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泉州、厦门、漳州和台湾各地区闽南方言所使用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分别见表 1 - 表 4:

表 1 泉州各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

方言点 类别	惠安	鲤城	晋江	南安	石狮	安溪	永春	德化
最高级相对 程度副词	第一、[第一]、上、最、最第一	第一、上盖 (极少见)	上、第一、最 第一、最	第一、最、最 第一、上、上 第一、上盖	上、最、第一	[第一]、最	[第一]	最、[第一] (少见)

表 2 厦门市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

方言点 类别	厦门
最高级相对 程度副词	第一、[第一]、一、最、最第一

表3 漳州各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

方言点 类别	芗城	龙海	长泰	平和	漳浦	云霄	诏安
最高级相对 程度副词	上、上盖、最、最第一、第一、上第一	上、最、第一、上盖	上、最	上、最、第一	上、最、第一	上、第一、最	上

表4 台湾各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

方言点 类别	台北	桃园	后龙	鹿港	台南	高雄	宜兰	澎湖
最高级相对 程度副词	上、最、上盖、第一、上第一	上、上盖	上、上盖	上、上盖	上、上盖、盖、一倒、第一、上第一、最、上盖第一、最第一	上、上盖	上、上盖	上、上盖、第一

(一) 一致性

上述四个表格显示, 泉漳厦台四地区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内部有极强的一致性。使用范围最广的是“第一”“最”“最第一”, 它们分布于泉漳厦台四地区。其中“第一”使用的方言点最多, 达17个, 泉州各个方言点、漳州大多数方言点、台湾一些方言点和厦门都用。“最”在泉漳厦台四地区的使用略少于“第一”, 但也有15个点, 它分布于泉漳厦地区的绝大多数方言点, 台湾地区有少数闽南方言点也使用。“最第一”使用的方言点最少, 只有6个, 在各个地区都比较少见。其次是“上”“上盖”“上第一”, 它们分布于漳台泉三地区。其中“上”的覆盖面最广, 分布于19个点。漳台地区各个闽南方言点这一用法都十分常见, 泉州也有一半方言点有此说法。“上盖”也有12个点使用, 其中漳泉闽南方言都比较少见。“上第一”的覆盖面最窄, 只分布于4个点, 台漳泉三个地区都只有个别方言点有此用法。总体上看, “最第一”和“上第一”不仅使用范围比较狭小, 而且使用频率也比较低。

闽台四地区闽南方言都是通过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连用, 达到强化程度的目的, 如“最第一”和“上第一”。漳台泉闽南方言的“上盖”则是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上”和程度副词

“盖”的连用, 以加重语气。“最第一”“上第一”表达的程度都比“最”“第一”或“上”单用时重, “上盖”所表达的程度一般也比“上”重。

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中心语”都是既可以充当谓语和补语, 也可以充当定语和主语。例如:

- (27) 惠安: a. 因逐兮计泛泛, 不句伊第一好。(他们每个人都过得可以, 不过他最好。)
b. 伊读册第一好。(他读书读得最好。)
c. 第一短迄条索提度我。(最短的那条绳子拿给我。)
d. 因兄弟几兮, 第一巧是伊。(他们兄弟几个中, 最聪明的是他。)

(二) 差异性

闽台四地区闽南方言虽然都有“第一、最、最第一”的用法, 漳台泉三地区闽南方言虽然都有“上、上盖、上第一”的说法, 但是这些程度副词在闽台各地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第一”在泉州大多数闽南方言和厦门方言最为常用, 泉州鲤城、永春等地和厦门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只有这一说法。“第一”也见于漳台闽南方言, 漳州7个方言点有5个有此说法, 台湾8个方言点只有3个有此说法。无论是漳州闽南方言还是台湾闽南方言, 有“第一”说法的方

言点都用得不多。受访人称,云霄早期并无此用法,现在主要是年轻人在使用。

“上”在漳台各地闽南方言最为常用,漳州地区诏安闽南方言甚至只有“上”一用法,台湾8个方言点中有5个方言点除了“上盖”这一强调用法外,就只用“上”。“上”到了泉厦闽南方言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厦门方言没有“上”的说法,如果有,一般是来自外地的。泉州8个闽南方言点中有鲤城、安溪、永春、德化四个方言点没有“上”的用法,其他4个方言点虽然有“上”的用法,但出现两极的发展。“上”的使用在惠安、南安处于劣势地位,在晋江、石狮则处于优势地位。惠安人要么不用它,要么用得少。南安方言几十年前不曾用过,后来才有此用法,但也不多见。在晋江,人们的第一语感用的就是“上”。在石狮,多数人的第一语感也是“上”,只有少数人不是。

“最”在泉厦漳闽南方言的使用比较普遍,但是内部还是有差别的。在泉州,有的地方还很少见到“最”的用法,如鲤城、永春;有的则只用“最”或者主要用“最”,如德化,其他地方使用“最”的频率很多时候会因人而异。在厦门,要么不用“最”,要么用“最”用得不多。在漳州,有个别地方如诏安还没有出现“最”的用法,其他地方都用“最”,但这些地方的使用频率都还不高,在使用人群中文化人占的比例比较高。“最”到了台湾闽南方言,使用范围很小,仅见于台北和台南两地方言,而且使用频率都不高。

“上盖”的使用在闽台闽南方言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用的最多的是台湾闽南方言,各地都用,而且都用得非常普遍。其次是泉州地区,有2个方言点有此用法。到了漳州地区仅见1个方言点用,而厦门方言无此用法。

“最第一”在泉州、厦门方言相对用得较多,在漳州、台湾闽南方言相对用得少。“上第一”在台湾闽南方言使用范围大,在泉州、漳州闽南方言使用范围都很小,仅见一个点使用,厦门方言则无此用法。

此外,“盖”“一倒”“上盖第一”只见于台湾闽南方言,未曾见于其他三地区。

三、来源、演化及成因

上述可知,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用法众多。在这众多的用法中,哪些是源头?它们有多久的历史?哪些又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这背后有什么动因?

(一) 来源

众所周知,厦门方言和台湾闽南方言都是泉州方言和漳州闽南方言的融合体,因此闽台闽南方言的源头是泉州方言和漳州闽南方言。泉州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和漳州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本是泾渭分明的,这可以从两地区的下属方言看出两地区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早期的面貌。至今,泉州地区仍有鲤城和永春方言只有“第一”一种说法,而漳州地区只有诏安方言有“上”一种说法。显然,早期泉州地区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只用“第一”,漳州地区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只用“上”。故而,“第一”和“上”分别就是泉州地区和漳州地区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固有说法。那么,“第一”“上”孰早孰后呢?

据刘湘涛考察,早在东汉时期,“第一”已经开始用为程度副词,且以《太平经》为甚。^[1]这种用法在后世文献里一直保留下来,延续到清代。例如:

(28) 守一明之法,明有日出之光,日中之明,此第一善得天之寿也。安居闲处,万世无失。(《太平经》补卷二十七《守一明之法》)

(29) 常以正月、二月预收干牛羊矢,煎乳第一好草既灰汁,柴又喜焦干粪火软,无此二患。(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羊》)

(30) 性颇奢荡,甚好佚一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沈既济《枕中记》)

(31) “何者是精进?”师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强精进。”(瞿藏《古尊宿语录》)

(32) 这张霸是张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衙门情熟,故此用他。(冯梦龙《警世恒言》)

(33) 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和丫头梅花,照模照样,一笔别错,快快添上。(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回)

到了现代汉语,“第一”的用法消失不见,

但它仍然大量保留在包括闽南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里。今天闽台各地所广泛使用的“第一”就是有力的证明。在明代泉州方言戏文里,笔者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用例:

(34) 紧去,第一无廉耻。(赶快走,最没有廉耻的。)(龙彼得《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上卷(下栏):35》)

泉州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固有说法“第一”保留着东汉时期的用法,历史非常久远。

“上”在古代也用为程度副词,不过所见的例子不多:

(35) 上贤明力为之,可得度世中贤力为之,可为帝王良辅善吏小人力为之,不知喜怒,天下无怨咎也。此者,是吾书上首一部大界也。(《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六《守一入室知神戒》)

到了唐代,“上”还见于这样的例子:

(36) 紫者上,绿者次荀者上,牙者次。(陆羽《茶经一之源》)

可见,“上”用为程度副词在古代汉语发展得比较缓慢,不如程度副词“第一”发展得早,但它倒是在漳州闽南方言乃至其他闽南方言得到较大的发展。从泉漳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来源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泉州方言的形成历史早于漳州闽南方言的事实。

(二) 演化及成因

上述可知,最早,泉州地区只有“第一”用法,漳州地区只有“上”用法。后来,泉州地区和漳州地区才分别有了“上”和“第一”的说法。这是两者彼此互相渗透的结果。而这种渗透是错综复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虽然厦门方言和台湾闽南方言都是泉州方言和漳州闽南方言的融合体,但是在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方面,泉漳方言在厦门方言和在台湾闽南方言的融合情况是不同的。在泉漳两地的融合过程中,“第一”战胜了“上”而成为厦门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从而使厦门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只吸收泉州的成分,“第一”和“上”都被吸收为台湾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的构成成分,不过两者产生竞争,最终使“上”上升为主要用法,“第一”沦为次要用法。

漳州闽南方言中的“第一”应该主要是由厦门方言传过去的,由厦门方言向龙海、芗城、平和、漳浦、云霄不断地延伸,而比较偏远的长泰、诏安还未被渗透。由于厦门方言已发展成为闽南方言的代表性方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由厦门方言传过去是可信的。另外,也有可能在泉州和漳州的往来过程中泉州方言的“第一”也向漳州方言有所渗透。

泉州方言中的“上”更多的应该是来自台湾闽南方言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前后,泉州地区的晋江、石狮、南安、惠安等地都能通过外接天线收看台湾电视,这种风气尤其以晋江、石狮为甚,所以晋江、石狮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受台湾闽南方言的影响最大,以至于在“上”和“第一”的竞争,“上”的用法压过“第一”的用法,而成为主要用法。当然,惠安等地的人到漳州地区或者石狮、晋江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他们长时期处在这些地区,必然会受当地方言的影响,然后又把这种影响带回家乡。泉州安溪、永春、德化历来处于偏远的山区,早期比较贫困落后,因此能保持原生态的语言面貌。而鲤城区早期是泉州的中心城市,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达,市民们对本地语言有种强烈的语言认同感,因此不容易被影响被渗透。

泉漳闽南方言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通过直接或间接相互渗透或者相互融合为另一种方言如台湾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以后,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上第一”“上盖第一”的说法。

闽台闽南方言里的“最”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最”渗透到泉厦漳台四地区闽南方言以后,又与各地闽南方言的其他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不过,竞争的结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而融合的结果却十分相似。泉漳台三地区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第一”“上”和“最”展开的。就泉州地区来看,永春、鲤城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仍是“第一”,基本没有被“上”和“最”渗透。不过作为泉州方言固有成分的“第一”,其使用地盘已经日益缩小了,而“上”和“最”的使用地盘则日益扩大。最明显的就是“上”在石狮、晋江方言已经跃升为主

要用法,“第一”在一些人的日常用语里或已降为次要用法,与“最”处于同等地位,或已消失。“最”在德化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中已把其固有说法“第一”挤到边缘而成为主要用法。就漳州地区来看,虽然“最”“第一”已经分别渗透到该地区的绝大多数县市,但是作为漳州地区的固有成分“上”在漳州各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就台湾地区来看,“上”“第一”“最”三者竞争的结果是“最”处于最为弱势的地位,不被大多数的闽南方言所接纳。“第一”的使用范围较之“最”大一点,但也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厦门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第一”和“最”展开的。有些厦门人仍固守着“第一”的用法而没有“最”的用法,有些厦门人虽然也说“最”,但更为常用的还是“第一”。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普通话的不断渗透,“最”在闽台各个地区的使用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在闽台四地区的闽南方言中,“最”都只与“第一”融合为“最第一”。

能否产生“上第一”“最第一”“上盖第一”这类极度强调的程度副词,既跟特定地域里人的群体性特征有关,也跟特定地域里人的个体性特征有关。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的人习惯用比较夸张的手法来表情达意,有的地方就不善此道。而同一个地方的人,内部也有差别。有的人比较擅长此道,有的就不擅长。

四、结 语

泉厦漳台四地区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都含有固有成分和来自普通话的非固有成分以及它们的连用式。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固有成分主要有“第一”“上”及后来发展出来的“上盖”“上第一”“上盖第一”。来自普通话的非固有成分是“最”,它与固有成分的连用式只有“最第一”。闽台四地闽南方言对它们的选择和使用情况体现了种种差别,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平衡既有自身的发展和相互的影响导致的,也有外来的因素导致的。而相互影响可以是直接的,可以是间接的。从这种不平衡中,可以窥视闽台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

词的发展演变情况。

另外,同为泉漳闽南方言的融合体,厦台闽南方言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却存在较大的差别。厦门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吸收的完全是泉州方言的成分,台湾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吸收的则主要是漳州闽南方言的成分。综观闽台四地区闽南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发展得最为缓慢的是台湾闽南方言,其次是厦门方言,再次是漳州方言,而发展得最快的当属泉州方言。如果着眼于个别方言点,永春、鲤城方言和诏安方言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一般只保留各自最为古老的用法“第一”“上”,其发展变化最为缓慢。其次是桃园、后龙、高雄、宜兰、澎湖方言,它们的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除了保留较为古老的固有用法外,也保留了后来发展出来的固有用法“上盖”,发展变化也较为缓慢。发展变化最快的是德化方言最高级相对程度副词,该类副词在中青年中已经完全向普通话靠拢,只有非固有的用法了。其他各地方言这类程度副词是固有形式和非固有形式处于并存的阶段,只是有的固有成分用得多点,有的固有成分用得少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无论如何,它们都有渐渐向普通话“最”靠拢的趋势。

[参考文献]

- [1]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初版 (194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31-130.
- [2] 李春晓. 闽台地区闽南话程度副词研究 [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 106-110.
- [3] 林连通. 泉州市方言志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239.
- [4] 周长楫. 闽南方言大词典 [M]. 修订本.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 [5] 许亚冷. 泉州方言程度副词研究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 [6]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681, 776.
- [7] 周长楫, 欧阳忆耘. 厦门方言研究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379.
- [8] 周长楫. 闽南话与普通话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225.

- [9] 陈正统. 闽南话漳腔辞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16.
- [10] 董忠司. 台湾闽南语辞典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 1204, 1205, 561.
- [11] 刘湘涛. 《太平经》程度副词研究 [D]. 长沙: 中南大学, 2007.

A Study of the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in Minnan Dialects i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s

CHEN Man-j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in the four Minnan dialects contain their intrinsic elements, non-inherent elements from Mandarin, and their joint uses. The choices and the uses of these adverbs embody various differences and present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is is caused by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mutual influence, as well as by external factors. Mutual influence can be direct or indirect, which well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in Fujian and Taiwan. In addition, as the fusion of Quanzhang and Quanzhou Minnan dialects, Xiamen Minnan Dialect has entirely absorbed the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in Quanzhou Minnan Dialect, while Taiwan Minnan Dialect's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mainly came from Zhangzhou Minnan Dialect. On the whole, the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in Taiwan developed the slowest, followed by Xiamen and Zhangzhou, and the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in Quanzhou developed the fastest. But in any case, they all have a tendency to get "closer" to Mandarin "zui" (最).

Key words: Minnan dialects i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s; superlative relative adverbs of degree; superlative

(责任编辑 林 芑)